

任誰也阻擋不了中華民族最後戰勝之榮光！

出；}

是中國人對準日本鬼子放的第一槍

優待五千定戸

光榮的犧牲
——救護的回憶——

一提起這話，彷彿把他們的思潮立刻壓下去了。興奮和緊張驅散了他們面部的坐在我左邊的那個士兵的眼裏射出可怕的他用手摸一摸帶在身邊的盒子砲說：「不伙，我們都完了」。他底苦臉跳出了我底面之外。

我正要再問，他趕忙做了個手勢把我，接着說：「我們的營弟兄們來是防守邊的一道防線，敵人接連衝了三天三夜，

兩路員工
任

[illegible]

獻
文

福州文化動態

獻文

福州文化界自抗戰事起後，曾一度成立文化抗戰後援會，旋又宣告解散，在文化界首居重要地位者乃為新聞紙。福州在抗戰發生以後，照常出版者，計有報紙三張，（一）福建民報，係中央黨部直轄之報紙，社址長春路，日出一大張，銷數千份，（二）南方日報，係半官半性質之報紙，社址長春路，日出一大張，銷路次於福建民報，（三）求是日報，係私人辦理之報紙，社址長平巷，日出一大張，銷路最大，該報已出刊十餘年，在三報中歷史最久，但最近營業日漸衰落，銷路亦最少。自去年五月間省府各機關由福州移設永安後，福建民報亦於六月底由福州移往永安。七月一日，福州報紙停刊，僅每日出晚報一小張，謂之福州報，同時在永安發行日刊小報，謂之永安報。當時福州報感新聞艱難而生，社長林石虛，日刊一大張，亦僅發行日刊半張，七月七日，南方日報被敵機轟炸，十三日起南方日報停刊一天，八月十六日建國日報，應運而生，至八月十三日，南方日報復刊，福建民報遷移永安後，營業大受影響。九月一日起，宣告恢復福州版日刊

月一日
建民報
更增一
訊社，
社之外
著本甚
本月刊
生力旬
力旬刊
旬刊社
目該報
所編輯
刊，

此現，月一日起，又當告楊俊日報。現在有福建軍報，南方日報，安以前，更增一個。至逐日發稿之通訊社，華南通訊社。其中，報時通訊社之外，在文化界重要地位。福州發行著本甚寥寥。在此半年中福州（一）時事月刊刊，省省黨部編輯發行，（二）時事力月刊刊社編輯發行。（按福州學社，生力月刊刊社即生力學社所組織與華僑旬刊社社即華僑發行。）（四）新報發行，自該報遷移永安後，停未發行。家教育中，所編輯福州發行。該處改組與國民黨（六）抗戰旬刊，抗戰漫畫，省省抗戰會團體，則最近在進行活動中，有抗戰多深入農村講演宣傳，其有援助于抗戰

駒主編

最新出版
第五卷
第六期
「論鞏固團結來答覆在逃的叛國行動」
鄉村動員中「政治重於軍事」的現實性
廣西農業的複雜性（續）
通訊——在遷移中的教導隊
出版者：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桂林府後街三號
發行者：新知書店桂林西路三十五號
每冊實價五分 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張大眼睛注目，挺

[illegible]

佳入竟作賊，公然提出善隣書。

樺組稱前輩，總理中樞亦老臣，

也能完晚節，錫何必必及斯人。

首都京兆令，宣傳海外祕中書，

築大吹堯日，漏網終嬰斧鉞誅。

威爾希希指揮，用打擊白黨，

光榮戰績建立，敵我武裝對比，

的信仰，當黨，自衛隊員比

地方，有威，入蘇聯國協助反動的，

這來一，沙皇政府的自衛隊員戰，

量了自已武裝，情的打擊，迫得撤退，

是「」，是過去未久的歷史事

日寇進攻中，日寇進攻中，

爭，是把日寇進攻中，

「那比得上您。有一次，您連著喝了五大杯呢！」

先生，像個人抽了幾根似的，摸著頭，一個人笑起來了。

很大的筵宴，滿座割得厚厚的魚生，端了來，我吃驚了。

「不要緊張，這個？」

信地說，「這種魚，肉上沒有寄生蟲的。」

「大家都想吃魚生呢。所以請教秋田軍需官，調作了下魚的種類。這裏常常吃。」所長說明了。

「唔。真想不到在這裏吃魚生。日本菜，早已經忘了。」

沾著放進從未和葱花的醬油一起吃，非常之好。

「好吃！好吃！」

以來頭一次啊！」

「好吃的話，請多用一些。哈哈。……日本菜也很好吃啊。熱騰騰的滋味真是叫人想呢。剛回國的時候，常常想到東京的公寓啊。」

「先生怎麼樣，你不喜？」

「笑田只是俯首聽話地笑了，「鹿地先生真是太不幸了。剛要二天就出外遊歷了。」

「哦……那太」

田向我瞟了一眼，保險笑，但仍不失去那部滑稽，「先生逐漸地離開起玩的了。全是帝國主義壓榨了。我同情新娘子。這尤其同情新娘子。這不知道有多少哩。就也數不清的。骨肉離散失掉了。」

「可是怎麼？」

很寂寞地點了點頭。

「喂，諸君，」

叫我，叫我們學生來看，真是令人留念。大家看公寓的老板娘，以及及的人們，都是好笑的，是絕對想不到的，我寫了一部這樣的

了，他，一，茅屋，裏，忽，們說，請到，道，當然，們正

又「一次是在颶風的中午，一個伙計停下了來，我們行過一個伙計莊，其中的一個伙計停下了來，」：「前面是我的家，請你們到我家去坐一會兒，因為我也要到家去看行李，找一件衣服和吃飯。」於是我們分兩個家裏去行，其餘幾個人就跟他們到了裏去休息，很快的到了他家，裏面有一位老太太忙了出來，這大概是他的母親，見了我們進去就住了下來，我們烘着火，傍邊還坐著幾位老婦和武裝同志，我們在閒談中才知道他們是×旅的通信排，因為這幾天下雨，不能開展工作在這裏住一二天了，但他們天天總幫著那老人工作，親如一家人。

「同志！請吃點飯，再趕路吧！」那老太太著祖子，一路大談其自己所知路過的地方及老百姓應該幫助軍隊，軍隊應該的道理，我很奇怪；因為他對於政治佔領談到時有一個新見解，他並且還提到故事，他講得很起勁，這使我忘記了莫和寒冷，等他的故事講完我已了。

徵求去年廣州出版之「新戰四期」原。願愛者，請寄交本後當以原紙價格五倍之現金或書

正軍民
富我們
在這屋
出來一
補完的
！老鄉
一會兒
邊招待
叫我們
意料之
和喝茶

的。其中的一個伙子停下了，在雨裏站了下來，是那裏的下着大雨，其他的伙子都走了。

「家，請你們到我家去坐一會兒。」他對我說。我跟着他，來到他家裏去拿一件衣服和吃飯。到了那裏，其餘幾個人就跟他在一起等待着行李。有一位老人也到了他家，裏面有一位老太太是她的母親，見了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帶着我，傍邊還坐着幾位人。

我們在閒談中才知道他們是爲這強天天下雨不能開展工作，但他們天天照顧着那些老人。

「那老婦人，再趕路吧！」總者太太

着孩子，一路大談其自己，所知道的事，及老百姓應該怎樣，對於政治道理，我很奇怪；因爲他對政治一點的另外一種新見解，他並且還談到時有一個壯丁，叫陳大志佔領該村時有起點，這使我忘記了，他講得很起勁，這便我忘記了。

徵求去年廣州出版之「新戰四期」原稿。願愛者之，請寄交本後當以原銀價格五倍之現金或書